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七

朱洙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隋紀一

起開皇九年盡開皇十一年 隋卽春秋隨國爲楚所滅以爲縣秦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梁

日隨州後入西魏楊忠從周太祖以功封隨國公子堅義爲

受周譚遂以隨爲國號又以周齊不遠常處去之作隋以之

訓走故也

高祖文皇帝上之上 諱堅姓楊氏隋書云宏農郡華陰人也

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元孫忠從周太祖起義

關西實生帝 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開皇二十仁壽四

配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叔寶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

鼻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

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

水注滄陳人覘之以爲中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

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

爲備既却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

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

宵濟采石橫江浦在和州界采石磯在今太平州北三十里對岸津渡處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

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張舜民曰桃葉山卽今瓜步鎮之地

謝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桃但渡無所苦我自來接汝及是晉王廣軍于桃葉山果乘陳船而渡丙寅陳采石戍

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下詔曰犬

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有毒安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

內外竝可戒嚴以驃騎將軍蕭瑒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

達竝爲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竝爲大監軍遣南

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

陳南豫州治宣城時徙鎮姑孰白下城合白石驛唐武德移江甯縣

於此名

散騎常侍臧文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

令執役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

南徐州治京口

弼軍

令嚴肅秋毫無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

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

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

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臧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

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

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

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

十艘於白下遊奔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志

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諭猛猛不悅陳主重傷

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竝進京口於建康為北姑孰於

建康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曲阿本雲陽為南

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河曲改曰曲阿其地在武進界徒二縣之閒弼分兵竄其衝恐三吳之兵入救建康

倚其後也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

耆閤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

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晉孝武帝建朱雀門上有兩銅雀前有大道謂之朱雀航辛巳賀若弼

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將步

騎二萬屯于新林新林浦去今建康城二十里西直白鷺洲新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

出九江按班志暨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皆在南東合為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溪之尋陽縣在今新州界王

世積以舟師自  
新水出九江 破陳將紀瑱於蘄口

新水入江之口

陳人大駭降者相繼

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任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

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斲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

上江周羅喉等眾軍必沿流赴援

周羅喉時督水軍在郢漢

此良策也陳主不

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

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

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爲國爲身今日之事

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

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殿在北

諸軍南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

眾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

員姓也

甲士凡八千勒陳

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

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

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  
驕隋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  
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  
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  
所用力矣陳主與之金兩騰以繩約物曰騰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  
具舟楫就上流眾軍謂往就周羅喉等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忠出部  
分令宮人裝束以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  
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而  
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軍  
何事眾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尙書僕射袁憲在殿  
中尙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



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邊

遠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

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事見一百六十二卷太清

三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從宮人

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於井憲苦諫不從後閣舍人夏侯公

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

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

東而上祝穆曰景陽井在法寶寺或云白蓮閣下有小池面方丈餘或云在寶甯寺覽解亭側舊傳云甯有石厭以帛拭之

作胭脂痕一名胭脂井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

孔伯魚侍側此太子舍人也軍士叩閣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

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初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

恐其爲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陳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  
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  
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眾曰  
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  
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  
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  
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旣而恥功在韓擒虎後與擒虎相詢挺  
刃而出欲令蔡徵爲叔寶作降箋命乘螺車歸已事不果弼置叔  
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頴先入建康頴子德宏爲晉王廣記室  
廣使德宏馳詣頴所令留張麗華頴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  
豈可留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宏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

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頴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  
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  
市令陽慧朗刑法監徐析尙書都令史暨慧景皆爲民害斬於石  
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頴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  
一無所取天下皆稱廣以爲賢矩讓之之弟子也裴矩之見一百五十八卷梁武  
帝大同四年廣以賀若弼先期決戰達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  
曰平定江表弼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  
其功開府儀同三司王頴俱辯之子也初僧辯平侯景留頴質于  
荊州會梁元帝爲周師所陷頴因入關聞其父爲陳高祖所殺號  
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  
藁而臥及上大舉伐陳頴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虎夜濟力

戰被傷恐不堪復圖悲感嗚咽夜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  
人以爲孝感至是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  
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讐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  
將謂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邱壠斲槨焚骨亦可申孝  
心矣頒頓首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  
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鍤鍤一旦皆萃  
於是夜發其陵斲棺見陳高祖髮竝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  
焚其骨而飲其灰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命赦之詔  
陳高祖世祖高宗陵總給五戶分守之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  
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西階賓階也衰救  
書唁焉賜生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衣單復具曰襲

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坐泣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  
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

舊君卽我之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喉與

鄂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

江夏陳鄧州治所

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

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

呂忠肅屯岐亭

按楊素傳忠肅屯岐亭正據江峽則岐亭在西陵峽口也考異曰隋書作呂仲肅南史作呂肅今從

隋書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

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

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師屢捷

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荊門

之延洲素遣巴蠻千人

蠻亦蠻也居巴中者曰巴蠻此水蠻之習於用舟者也

乘五牙四艘

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

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

梁置信州於巴東西魏取之其地時屬附故陳信州刺史

屯於安蜀城陳慧紀屯公安

公安陳刺史治所

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

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

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

州還至巴州慧紀推叔文爲盟主

巴州治巴陵

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

畢寶等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

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暉陳慧紀子正業詣慧紀諭

指時諸城皆解甲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散王然後詣俊

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蘄口

聞陳已亡告諭江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偁棄城走豫章諸郡

太守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淮南  
行臺省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閒解訟李德林以爲  
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判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  
恐爲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豈可使兩縣共管一  
鄉帝不聽丙申制五百家爲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爲里置里長一  
人 陳吳州刺史蕭瑊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瑊爲主右衛大將

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總管元契張獻言等討之落叢公燕榮以

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

順政郡鳴水縣西魏置落叢縣及落叢郡順政西魏之興州也 陳永

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瑊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瑊立柵於晉陵城

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掩述後述進

破其柵迴兵擊瑊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吳州王褒衣道士服乘

城走獸以餘眾保包山

包山在太湖中其地西北距吳縣百二十里又名洞庭山四面皆水地占三鄉環四

十里土宜橘柚

燕榮擊破之獸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爲人所執述進至奉

公埭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曾稽降與獸皆送長安斬之楊素之

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

刺史岳陽王陳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

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璽正理

在坐

沈約志唐陵郡有遂興縣吳立曰新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

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

門之外有死不能

召平秦時東陵侯秦亡爲民種瓜青門外正理自謂陳亡之後不能編於民伍以求活今

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計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

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入城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



其叔皆斬之叔慎坐於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衛陽

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舉兵助之

隋志長沙郡衡山縣舊置衡陽郡武陵郡

舊置武州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

之叔慎遣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禽叔慎仁恩破鄔

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

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係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

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璿據南康拒之

徐璿自豫章退保南康南康郡治贛縣

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

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魂帥眾迎洸

洗氏嫁馮融見一百六十

三卷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洸擊斬徐璿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

攷異曰隋帝紀

十年八月王中遣洸等巡撫嶺南百越皆服接陳以九年正月亡至來年八月并問計之二十一月豈有洗氏猶不知者洗氏傳又

云晉王遣東主趙夫人書則事在九年三月前表馮魂爲儀同三

也帝紀所云蓋謂百越已服奏到朝廷之日也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人

宋文帝元嘉九年分高涼立宋康郡隋志高涼郡止原縣舊有永甯宋康二郡

洗氏之子也第見一百六十七衡州司馬任瓊勸都督王勇據

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瓊棄官去瓊

忠之弟子也於是陳國皆平陳高祖受梁禪歲在丁丑至得州三

十郡一百縣四百按隋志陳境當時有揚東揚南徐吳閩粵湘巴

定越南合崖安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墾更於石頭置蔣州

交爰凡三十州以蔣山始梁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

見黃塵起黃塵污人衣阜焚相料理及王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

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謂陳也而不解

阜焚之謂旣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殺羊角爲阜焚隋氏

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也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晉王廣

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

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樂樂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

宅以俟之內外修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己亥帝幸

驪山驪山在新豐縣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于太廟陳叔寶及諸

王侯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

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殿庭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袞冕之服

元圭白璧丙辰帝坐廣陽門觀廣陽門之觀闕也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

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以下至尙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

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

叔寶及其羣臣竝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

司馬消難

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二年皇考楊忠諫武元帝

與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

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

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舊廣達追傷本朝淪獲得疾不療憤

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

廣陽門大興宮城正南門也唐六典曰隋曰廣陽門開皇二年作仁壽元年改

日昭陽門唐武德元年改曰

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承天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

凡所聚之物曰積則去聲取物而積疊之則入聲

達於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

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三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

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為侯正陳叔寶為令史今可用臣

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

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甯堪驅使諧默然而退辛酉進

楊素爵為越公以其子元感為儀同三司元獎為清河郡公賜物

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又各賜陳叔寶妹二人爲妾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此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穎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閒也帝從容命頴與賀若弼論平

陳事類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穎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穎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穎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爲揚州總管

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遷并州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

五佞謂施文慶沈客卿  
陽慧朗徐析暨慧景

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

御史中丞沈璿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竝露已未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璿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晉後監守

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  
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  
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旣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  
以陳氏子弟旣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  
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爲上開儀府同三司  
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爲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  
吳興姚察爲秘書丞帝嘗指察謂朝臣曰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  
平陳惟得此一人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爲江表稱首授昌州刺  
史

隋志

首陵郡後魏置南  
州西魏改曰昌州

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

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  
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徇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遠

也衛懿公與狄人戰於焚澤爲狄人所殺宏演納肝以徇之帝見周羅睺慰諭之許以富貴羅

睺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

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提兵提把也卽

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

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是陳將羊翔來降伐陳之役使爲

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

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

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

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

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

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宜州置於京兆華原縣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



於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星

木星也十二老夫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賣田

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汝當葬長

安及陳平上召鼎授開府儀同三司壬戌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羣

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

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法蕩

然俱盡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

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旣夷羣方無事武力之

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

其所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補註七策當作十策帝弗省曰公欲發

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嗣位望隆重兄弟竝封郡公爲

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譚  
擒虎亦爲帝所欽重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  
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  
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左衛將軍龐晃等短  
高頴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頴曰獨孤公儉鏡也每被  
磨瑩皎然益明初頴父寶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  
爲獨孤而不名 樂安公元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上同學甚相  
愛上爲丞相引致左右諧謂上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開一堵牆大  
危矣及上受禪顧諧笑曰水開牆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累歷  
顯仕諧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與上柱國王諠善諠誅上稍疎忌  
之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儼

陳志昆陵  
郡義興縣

舊有臨澤縣

上儀同三司祈緒等謀反

新姓也

下有司案驗有司奏請謀

令祈緒勒党項兵斷巴嶺又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鸞結竝伏誅

閏月己卯以吏部尙書蘇

威爲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爲納言

朝野皆謂封

禪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

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

封禪宜卽禁絕

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廣寵特盛與高顯慶

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上惡其得眾陰忌之不

欲其典兵馬八月壬戌以雄爲司空賁犇之權雄旣無職務乃杜

門不通賓客

帝踐阼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脩正雅樂詔太常



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展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

二十餘篇以明其指

與邳公世子蘇夔議累奏定律時人以音

律久無通者非譚蘊一朝可定帝素不悅學不知樂而牛宏不精音律何安自恥宿儒反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及七調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安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安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時又有樂工葛寶常妙達鍾律譯等爲黃鍾調成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豈陛下之所宜聞帝不悅寶常因極言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道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造諸樂器其聲率下

鄭譯調二律并換樂譜六十四卷其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  
易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  
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  
創其事皆哂之及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  
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然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  
者多排毀之蘇鑾尤忌寶常聽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  
短寶常寶常樂竟爲威所抑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  
左樂工帝令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  
登歌房內十四調賓祭用之五夏昭夏皇夏謠夏需夏肆夏二舞  
文武二舞登歌升堂上而歌匏竹在  
下貴人贊也帝龍潛時倚柱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  
妻之義因卽取之爲房內曲十四調後周故事懸鍾磬法七正七  
倍合爲十四蓋準變宮變徵凡  
爲七聲有正有倍爲十四也仍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時天

下既登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宏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

典午南渡未能

備樂石氏之亡樂人頗有自蜀而南者符堅雅量之敗晉始獲樂工蜀金石慕容垂破西燕盡獲苻氏舊樂子寶喪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德子超獻之姚秦以前克荊州得梁贖其母宋武平姚泓收歸建康故云多在江左

樂今平荊州又得陳樂史傳相承以為合古請加脩輯以備雅樂

其後魏之樂及後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冬

十二月詔宏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世基

之子也

虞荔見一百六十八卷陳世祖天嘉二年

己巳以黃州總管周法尚為永州

總管

隋志永安郡後齊置衡州開皇五年改曰黃州零陵郡平陳初置永州總管府

安集嶺南給黃州兵

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等皆詣法尚降

始安郡梁置桂

州定州刺史呂子廓

遼林郡梁置定州

據山洞不受命法尚擊斬之以

駕部侍郎狄道辛公義為岷州刺史

隋志駕部侍郎屬兵部尚書狄道縣屬金城郡臨洮郡益

果縣西魏

岷州俗畏疫

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

與置己之廳事暑月病人或至數百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  
其間以秋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  
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人有病  
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畱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  
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遣咸盡方還聽  
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不  
還閣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  
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  
者鄉閭父老遽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庚開皇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華陽王昭廣



之子也 二月上幸晉陽命高穎居守夏四月辛酉至自晉陽

成安父子李德林恃其才望論議好勝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

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與蘇威異議高穎常助威奏德林很戾

上多從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衛

國縣市店

衛國縣本漢觀縣屬東郡光武改曰衛國魏收地土許  
形志屬頓邱郡隋開皇六年改曰觀縣屬武陽郡

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賃之蘇威因奏

德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

千戶請計日追賦上自是益惡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巡省還皆

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

林曰茲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

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

卽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紛未已上遂發怒大詬云爾欲以我爲  
王莽邪先是德林稱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給事黃門侍郎猗  
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上因  
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宏耳甯自  
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  
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  
散參散參謂散官無職務而預朝參者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觀盛禮然後收拙耶  
圓死且不退上不許遷懷州刺史而卒李圓通本上微時家奴每  
譙賓客恆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  
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  
怒叱廚人掘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閤外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

去之後上具知之召圖通命坐賜食以爲可當大任及爲隋公以圖通及陳茂爲參佐委以心膂梁國之廢也上以梁太府卿柳莊爲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上及高顗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潛之於上上稍疎之出

爲饒州刺史

隋志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隋平陳置饒州

上性猜忌不悅學旣任智以

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過失則

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臧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

庭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抑楚不甚

問事者行杖之人也楚荆也以

之羞

卽命斬之尙書左僕射高顗治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

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上不納顗等乃盡詣朝堂請罪

上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

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上不憚乃令

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所由舊言所主也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

隋志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開皇十二年置楚州上言上寵高顯過甚上大怒命杖之

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白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欲

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

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軍

人權置坊府元魏之季兵制有六坊後齊因之亦曰六坊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

堵地罕菑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

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

爲內史令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

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

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上欲徙之入關遠近

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元愔皆舉兵反

隋志東陽

郡平陳置婺州會稽郡梁置東陽州陳初省尋復平陳改吳

州後改越州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蘇州○婺音歸愔音穰自稱

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悅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

考隋志無

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

樂安下曰

陳之故境則當於陳境求之沈約志鄱陽太守有樂安縣吳立新

唐志台州有樂安縣唐初析臨海置以下文汪文進合蔡道人守

樂安觀之蓋台州之樂安蔣山在蔣州江南縣永嘉郡開皇九年

置處州十二年改括州唐高宗上元元年始析括州之永嘉安固

置溫州安陸郡京山縣有溫州非陳境當是永嘉之溫州史追書

耳建安郡陳置潤州平陳改曰泉州餘杭郡平陳置杭州交趾郡

舊曰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其

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齶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僮誦五教邪

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焚鐵杖戴東槩

夜浮渡江

隋志南海郡始興縣南齊置東衡州平陳權置廣州總管府

覘賊還而復往爲賊所

擒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制其鼻

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楊子津入

楊子津在今鎮江府

今鎮江府

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

京口今鎮江府

進擊管陵賊帥顧

世興無錫賊師葉略皆平之

隋志晉陵無錫二縣皆屬常州考異曰北史楊素傳作葉帥今從隋書

沈元愴敗走素追擒之高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亙百餘里船

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南陽來護兒

子總管裨將也領兵獨總管南陽郡舊置荊州開皇初改

爲鄧州

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

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

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

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至海曲召行軍記室封德彝計事德彝墜水人救獲免易衣見素竟不自言素後知之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異之德彝名倫以字行隆之之孫也來護兒者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也少孤養於世母吳氏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鐙踴躍用兵志慕豹飾孔武有力因舍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閒也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邁涉獵書史不爲章句學始族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仇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慚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

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  
利不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  
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 汪文進以蔡道人爲  
司空守樂安楊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帥眾二千自婺  
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  
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  
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素又  
破沈孝徹於溫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按新唐志天台山在台州  
唐興縣唐興本晉始豐縣  
始豐本吳之始平縣唐志云武德四年析臨海置始豐高宗上元  
二年更名唐興則吳之始豐唐已併入臨海天台山此時固屬臨  
海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  
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復請行遂乘傳至會稽王國



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惶遽棄州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班師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元獎爲儀同三司賞賜甚厚陀信之子也楊素用兵多權略馭眾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同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佗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以并州總

管晉王廣爲揚州總管鎮江都復以秦王俊爲并州總管廣至揚

州手書召隱士東海徐則請受道法則拒而不授

爾後則沈靜寡嗜欲受業於

周宏正歷三年精於議論聲擅郡邑既而歎曰名者實之寶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杜業入籍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皆謝而遺之不要妻常服巾綈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某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朮而已雖隆冬迄寒不服綿絮初正緒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爾然後得道及廣以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晉王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次夕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傍出數句顏色不變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道中往往見則徒步云得放歸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室曰若有客至立延之於此遂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

番禺夷王仲宣

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

廣州舊治番禺縣爲南海縣又分置番禺縣時廣州治始興仲

宣所圍者南海也

韋洸中流矢卒詔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

事又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仲宣遣別

將周師舉園東衡州

東衡州亦治始興

矩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進至南

海高涼洗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

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更遣孫盎出討佛智

斬之進會鹿愿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仲宣敗潰廣州獲

全洗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引數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

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

隋志蒼梧郡梁道威州隋置封州

矩承制署爲刺史

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矩復命上謂高祖楊素曰韋洗將

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

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矩爲民部侍郎拜馮盎高州刺史追贈馮

寶廣州總管譙國公冊洗氏爲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

史以下官屬官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

仍敕夫人以誠效之故特赦暄逗畱之罪拜羅州刺史

宋曰日羅州本招義

郡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元嘉三年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

一襲夫人竝盛於金篋竝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

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

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州總管趙納貪虐諸俚獠

多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

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賊賄竟致於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

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

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爲湯沐邑

臨振縣漢朱崖地隋屬帝置臨振郡今吉陽軍贈馮僕

崖州總管

隋志朱崖郡梁置崖州

平原郡公

開皇十一年春正月皇太子妃元氏薨

爲帝與皇后怒太子而廢之張本

文帝開皇十年

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亡大懼遁逃保

險不敢爲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

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佗國聞之必當相倣何

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歛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

許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

平鄉縣屬襄國郡

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

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穎令

臨穎縣屬潁川郡潁川郡時爲許州

高頴薦曠清

名善政爲天下第一上召見勉之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爲勸

丙子優詔擢爲莒州刺史

隋志琅邪郡沂水縣舊置南青州後周改爲莒州

辛巳晦日

有食之 滕穆王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后素不平

瓚由是亦與帝不協周宣帝殂帝入禁中謀總朝政令世子勇召

瓚計議瓚聞召不往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耶

帝爲周相以贈爲大宗伯瓚恐爲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及帝卽位妃鬱鬱不得志遂陰爲呪詛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月瓚從帝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而薨時人疑其遇鴆瓚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常世時人號曰楊三郎及其死也人多惜之乙亥帝至自栗園 沛達公鄭譯卒 季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竝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陰有復讐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報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祭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七終

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上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八

朱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隋紀二

起開皇十二年  
盡開皇十九年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王〕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爲內史令兼右領軍大將軍  
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邛公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  
威子夔爲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辯有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及議樂  
變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變者什八九  
妥恚曰吾席閒函丈四十餘年

禮侍坐於先生席閒函丈何妥周武帝時已爲太學博士故云然



反爲昨暮兒之所屈耶遂娶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

衡尚書右丞王宏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

吏部侍郎考功侍郎皆屬吏部

尚書尚書左右丞分司管轄隋制尚書二十四曹侍郎屬吏部侍郎班左右丞之上吏部侍郎正四品左右丞從四品

省中

呼宏爲世子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

其從父弟徹肅罔冒爲官等數事上命蜀王秀上柱國感慶則等

雜案之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乙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同

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初周室以來

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

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爲人所誤耳命之通籍威好立條

章然頗傷苛碎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云管內無五品之家

其不相應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欲使有無相瞻民部侍郎郎

茂以爲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

即基見一百六十五年  
卷梁世祖承聖三年

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承尉請加嚴刑

隋志張元預  
承尉

茂曰

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遣縣

中書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茂曉之以

禮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己巳上享太廟

壬申晦日有食之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弊駁

駁律也  
駁律也

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諸州

死罪不得輒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

冬十月壬

午上享太廟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時有人告大都督邵紹非毀

朝廷者帝大怒將斬之工部尚書長孫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

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願陛下宏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

鄙諺曰不癩不癩不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邵紹之言

不應聞秦陛下誅之有虧聖德帝乃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己未新義公韓擒虎卒擒虎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偉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及將卒其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驚忽驚走至擒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虎子弟欲捷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而卒 十二月乙酉以內史令楊素爲尙書右僕射與高穎專掌朝政素性疏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穎傲牛宏厚接辭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穎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穎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

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  
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類  
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類  
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竝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  
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  
將八千兵度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何用  
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數日降  
重也同轉心也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  
每宴賜遇之甚厚後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一發中的上曰非賀  
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亦當一  
發破的及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有

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

會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漢官有中藏令晉有中黃左右藏令隋初有右藏黃藏令

至是始闢左藏院詔曰甯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

一兵減半功調全免田出租丁出調詳已見前兵受田計車爲功以其所出脩器械備糗糧今亦減其半時

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京輔謂關內三河謂河東河南河北衣食

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

又少焉 尙書左僕射高穎欲定考課法秦州總管錄事參軍房

彥謙謂穎曰考課之法蓋欲進賢退不肖也如或舛謬法乃虛設

比見諸州考校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

臣黜居上等眞僞混淆是非替亂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

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四方驟遠難可詳悉惟量準人數半破  
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眾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願  
公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非直有光至治  
亦足標獎賢能辭氣侃然觀者屬目類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彥謙  
法壽之元孫也

癸開皇十三年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

隋以大德王以赤帝  
赤帝怒爲感生帝

壬戌行幸岐州

二月丙子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

仁壽宮在岐州舊園

縣

使楊素監之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

隋志東萊郡舊

道光州開皇五年更名萊州隋制未

除授正官而領其務者爲檢校官

記室封德彝爲土木監

土木監掌

土木之事以營宮署

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宮殿崇臺累榭宛轉相

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爲

平地死者以萬數 己卯立皇孫暕為豫章王暕廣之子也 丁

亥上至自岐州 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 秋七月戊辰

晦日有食之 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宏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

獻明堂木樣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

不決乃罷之

隋志宇文愷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

為規兆蓋在長安南郭內也既以異議罷至大業中愷復奏明堂

議及木樣其議云尚書帝命諡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

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注曰唐虞之

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

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

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則明堂

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近古從質尚文理應廣

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殿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

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註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

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

之字何得殷無加字之文周制增益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錄

按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維翰儒信情加說黃圖議云夏后氏益

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開馬宮之言止論  
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其竝方得爲上圖之制諸書所說  
竝爲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  
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  
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註曰其倚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磚  
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復廟重檐鄭註  
云復廟重屋也注王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  
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辟濁君之象也  
大戴禮云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圖  
下方外水曰辟離赤綴戶白綴屬堂高三尺東西九初南北七筵  
其宮方三百步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  
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  
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註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  
也禮圖曰案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  
與月令同竝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  
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楹徑二  
百一十六尺杜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  
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屬  
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入風法八卦通天室徑九尺象乾以九  
覆大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  
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



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日之照  
屬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  
員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漢  
武帝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  
辨也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  
門八觀水外周堤環高四尺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上圓下  
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閤八九  
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玉十八日內堂  
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  
瓦下藉茅以存古制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制塋壁水一依本圖  
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缺重構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  
建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明堂在壁  
水外門在水內迺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  
制室際通巷連外虛多其室皆用塋壁累極成漏陋宋起居注曰孝  
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塋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井  
數梁武帝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自古明堂圖惟  
有二本一是宗馬劉熙阮議對昌宗等作三間略同一是後漢建  
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  
說總撰今圖其濫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  
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會遼東之役不果行

上之滅陳也以  
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

屏風爲詩敘陳亡以自寄其詩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  
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酒恆無樂絃歌  
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  
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  
漸薄彭公劉昶先尙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  
妻作亂攻隋遣欽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  
修職貢頗爲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公  
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  
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  
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  
事國人大以爲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晟開

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

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

考異曰突厥傳云沙鉢居焉子今從長孫晟傳

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可

諧公主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

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

雍虞閭都藍所以玷厥達頭也

欲依倚國家雖與爲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尙公主承藉威靈玷厥

染干必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

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

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復遣使慰諭染干許尙公主

爲隋破都藍樹立染干張本

牛宏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定雅樂

隋制太常

有協律郎二人隋志承都承縣舊置范陽郡開皇初郡廢又上

牛宏請水縣舊曰道開皇元年以范陽爲道縣更置范陽於此

季

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

隋志南海郡含崖縣梁置陽山郡

布管飛灰

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爲宮之法由是著明宏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妥之言注宏奏下不聽作旋宮但用黃鍾一宮於是宏等復爲奏附順上意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宏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郊廟用一調止用黃鍾一宮迎氣用五調春用角夏用徵中央用宮秋用商冬用羽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甲開皇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空加禁約務存其本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法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

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不知何許人其明於樂蓋天性也嘗與人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時鄭譚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入妙然皆鄉聲惟寶常所爲獨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謂以爲神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附錄仙傳拾遺云隋寶常嘗獨行於野遇十許異人召寶常至前授以音律元微之要良久俱沒空而去寶常還家已五日矣自後人聞之樂無不精究忽一夕先所遇仙人復降其家曰記得雲亭宮之會乎寶常憮然良久乃悟他日謂隣人曰吾偶自仙宮歸於人世今將去矣遂不知所之

五月辛酉京師地震

先是臺省府寺

及諸州皆置公廩錢收息取給工部尙書蘇孝慈

唐六典工部尙書周之冬官屬

也漢五曹尚書其三曰民曹後漢以民曹兼主繕修工作鹽池園苑之事自晉宋齊梁陳營宗廟則權置起部尚書事畢省之後周依周官置大司空卿一人隋開皇二年始置工部尚書以爲所在官司以官廩錢物出舉興

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丁卯

始詔公卿以下皆給公廩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秋七月乙未

以邳公蘇威爲納言 初張賓歷既行行張賓歷見一百七十六卷陳長城公至德二年

廣平劉孝孫隋志武安郡永平縣舊曰廣平冀州秀才劉焯信都郡置

冀州並言其失實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其短孝孫斥罷之後賓

卒孝孫爲掖縣丞隋志萊州東萊郡治掖縣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以它

官入太史曹爲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與觀來詣闕下伏而慟

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

賓歷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胃元隋志勃海郡開皇六年置棣州與孝孫共短

竇厯異論蜂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素

日食二十有五率皆無驗

厯元所刻前後妙中刻列定也

孝孫所刻驗

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曹元等親自勞徠孝孫請先斬劉暉乃可  
定厯帝不懌又罷之孝孫尋卒劉焯者生而犀頰龜背望高視遠  
聰敏沈深好學不倦買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  
髀七曜厯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  
本窮其秘奧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  
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 關中大旱民  
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  
責爲之不御酒肉殆將一暮八月辛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  
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

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叔陳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卽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他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頴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 齊州刺史盧賁

隋志齊郡舊曰齊州治歷城

坐民飢閉民糴而自糴之除

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爲言此輩竝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



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顧之儀等請

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

逆譯爲巫蠱

考異曰盧賁傳云昉爲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按譯傳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

賁傳誤也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

我棄之眾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賁遂廢卒於家 干

一月癸未有星孛於角亢 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

牛宏創定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

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 上好祿祥小數上儀

同三司蕭吉上書曰甲寅乙卯天地之合也今茲甲寅之年以辛

酉朔旦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至尊

本命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皇后本命至母德並乾之稷育皇后  
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百段吉  
懿之孫也員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都云乾鑿  
度云泰表  
戴干鄭元註云表者人形體之  
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指示羣臣上悅拜著作郎邵前後  
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眾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織緯摺摭佛經  
回易文字曲加誣飾撰皇隋靈威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  
勅集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  
朔備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優洽

乙卯開皇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爲壇於泰山柴燎  
祀天以歲旱謝愆咎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赦天下 二月丙  
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不在其例 三月己未

上至自東巡 仁壽宮成丁亥上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

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

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感獲譴以告封德

彝考異曰隋書北史皆曰宮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

成上令高穎前就奏稱頗傷綺麗太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

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今從唐書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

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退問德彝曰

卿何以知之德彝曰至尊性儉故初見而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

也惟麗是好后心既悅帝慮必移所以知耳素嘆服曰揣摩之才

非吾所及素負貴恃才多所陵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

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須據吾此坐屢薦於帝帝擢

爲內史舍人帝後又於歲暮晚日登仁壽宮周望原隰見宮外燐  
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旣  
屬年暮魂魄思歸邪乃令灑酒宣赦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夏四

月己丑朔赦天下

六月戊子詔鑿砥柱

砥柱山在陝西北大河中水碽曰河水過砥柱

門註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波山以通  
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旣決水  
流蘇分指狀表  
目才謂之三門 庚寅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於朝

堂 秋七月納言蘇威坐從祠泰山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

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  
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戊寅上至自仁壽

宮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尙書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兄

也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

按世康傳自禮部尙書轉吏部尙書在開皇四年之

前七年拜襄州刺史歷安州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不專在吏部也 常慨然有止足

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霑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茲今

老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病癘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況孺春秋已高溫清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竝從戎役

吾與世冲復嬰遠任恒山之悲倍深常戀

說苑云孔子與顏回聞哭而曰今之哭者甚悲

非徒哭死又哭生離者也孔子曰何以知之曰曰恒山之鳥孔子曰何如曰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而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之曰因悲乞骸骨帝不許使鎮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

荆州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台境無訟時天下惟有四總管并

楊益荆以晉秦蜀三王及世康為之當時以為榮 十一月辛酉

上幸溫湯乙丑至自溫湯

鑿山溫湯也從大昌曰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脩置字并蕭松

柏千 十二月戊子敕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仍籍沒其家 己

丑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唐虞以三年爲一考後世以一年爲一考 先是令孤熙爲

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

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

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上祠泰山

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爲汴州刺史熙下車禁

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爲

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竝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及

是來朝考績爲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雜物爲段純物爲匹頒告天下熙整

之子也

丙辰開皇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爲平原王筠爲安成王巋

為安平王恪為襄城王該為高陽王詔為建安王暕為潁川王皆

勇之子也 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拜州大蝗 秋

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行刑 冬十月己丑上幸長春

宮隋志同州朝邑縣有長春宮 十一月壬子還長安 黨項寇會州隋志汝山郡後周置

汝州開皇初改曰 詔發隴西兵討降之 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

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

丁開皇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驩南甯雲平之初梁

睿之克王謙也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二年 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甯

州酋帥裴震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為南甯州漢世牂柯之地戶口

殷眾金寶富饒梁南甯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屬東

夏尙阻未遑遠略土民褻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

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眾略定南甯上

以天下初定未許其後南甯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此其地既置昆州既

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眾擊之入自蜻

蛉川至於南中蜻蛉川漢時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

過諸葛亮紀功碑唐史南詔王鳳迦異築拓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故在度西洱河按唐史太宗擊西蠻

間蜻蛉弄棟西縣弄棟西有大勃弄小勃弄二州蠻其西與黃瓜

葉檢西洱河接西洱河即葉檢河也蘇軾曰南詔有西洱河即牂

牁故名之為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

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陪

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將如字詔許之爨翫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

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為史萬歲得罪張本庚寅上幸仁壽宮

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



法尙討之法尙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

隋志鬱林郡梁置定州後

改爲南定州平陳改尹州

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尙獨討之光仕

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

白石洞在今尋州南六十里

法尙大獲家口其黨有

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眾潰而走追斬

之賊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

等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稠安之兄子也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

汴州刺史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安從事刺

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宏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

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達乎於

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

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甯猛力在陳世已

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特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論

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

隋志南越

郡梁置安州今改欽州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丙辰

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

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帝以盜賊繁多命

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卽死於是行旅皆晏

起早宿

考異曰州法志作教宿必早字誤耳

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

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

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

之爲停此法帝嘗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

爭隋制九寺各置卿少卿各一人

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

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

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

掌固蓋即漢之掌故唐省臺寺監皆有掌固因

隋制

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

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曠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佗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御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佗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孤后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并盃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末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

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持救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直營衣緋褙俗云利於官上以爲厭靈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直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陸上甯殺臣不可殺辛直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也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  
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俱名平恕然胄斷  
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胄端之子也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  
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  
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蠹遲晚也○趙

晉

武庫令以署庭荒蕪

武庫令署衛尉寺

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鵲

帝察知竝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恆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  
復任情不平與鴻臚少卿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  
欲僕於甃上楊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楊蒲者皆杖殺之捶  
陳延幾死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隋氏  
右親衛左右衛衛左右翊衛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等官楊蒲得  
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旅帥都督爲隊正屈突復姓

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瞑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句千餘人命帝感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爲左武侯將軍

隋志左右武侯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盜非烽候道路水草

所遺巡狩備田則掌其營禁也

上柱國劉昶與帝有舊帝甚親之其子居士任

俠不遵法度數有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騎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辦頭反縛籬條上作獠儼於是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爲餓鵲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每犇鷹繼犬連騎道中歐擊路人多所侵奪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或

告居士謀爲不軌帝怒斬之昶賜死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者甚眾昶有女爲長孫氏婦居士之姊也見居士無行每垂泣誨之殷勤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女時寓居哀昶如此每歸甯於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及昶坐居士事下獄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奉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獻歔嗚咽見者傷之及昶賜死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諭之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辭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也 楊素牛宏等復薦張胄元厯術上令楊素與厯術著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劉暉等與胄元等辯析暉杜口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上乃

拜胄元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術至是胄  
元慝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厯前造厯者劉暉四人竝除名 秋  
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上不許顧右武  
候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  
也慶則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爲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秦王  
俊幼仁恕喜佛教嘗請爲沙門不許及爲并州總管漸好奢侈違  
越制度盛治宮室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  
以明鏡閒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其上俊又  
好內其妻崔氏宏度之妹也姓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  
師上以其奢縱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  
家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佗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



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

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

上五子太子勇晉王廣秦王俊蜀王秀漢王諲

非兆民之父若

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

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

舍之太常教習六禮

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

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宏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

孝卿相繼爲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眾南徙居

度斤舊鎮

度斤舊鎮蓋都斤山突厥抄掠舊所居也

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

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

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荊州總管韋世康卒世康沈敏有

器度實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

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性孝友初以諸弟位竝隆黃獨季弟世約  
宦途不達其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 九月甲申上至

自仁壽宮

何稠之自嶺南還也甯猛力請隨稠入朝稠見其疾

篤遣還欽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閒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

不懌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

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猛力

臨終果戒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不可失信汝葬我畢宜即登

路長真嗣爲刺史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魯公虞慶則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爲隨府長史什住

通於慶則愛妾惡事世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甚薄

慶則快快不得志還至潭州臨桂嶺

宋白曰隋平陳敗湘州爲觀潭州杜佑曰取昭潭爲名觀

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  
住馳詣京師奏事觀上顏色什住因告慶則謀反下有司案驗十  
二月壬子慶則坐死拜什住爲柱國 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  
兵積穀爲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盡  
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爲朕臣今若黜王不  
可虛置終須與選官屬就彼安撫土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卽是  
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  
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實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  
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  
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  
許之 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爲主遣使陳廢立

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尙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全

義開皇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 高麗王元帥鉢鞠之

眾萬餘寇遼西

隋書鉢鞠在高麗之北凡有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接其二曰伯嚙部在栗末之北其三曰安

車骨部在伯嚙東北其西曰拂涅部在伯嚙東其五日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栗末東

南而黑水部尤爲勁健即古之靺鞨氏也遼西郡治柳城隋置營州總管府 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上

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竝爲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

伐高麗以尙書左僕射高潁爲漢王長史周羅睺爲水軍總管

廷州刺史獨孤陀

隋志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廷州

有婢曰徐阿尼事貓鬼能

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會獨孤后及

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貓鬼疾也

隋書陀傳云徐阿尼事貓鬼每以子日夜祝之言子

者鼠也陀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陀因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居數日貓鬼向素家十

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陀謂阿尼曰可令貓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大埋丞賜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貓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和而呼之曰貓女可來無往宮中久之阿尼色止青若被牽曳者云貓鬼已至由是其事具得上以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異母妹由是意陀所爲令高頴等雜治之具得其實上怒令以犢車載陀夫妻將賜死獨孤后三日不食爲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爲妾身敢請其命陀弟司勳侍郎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陀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認其母爲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詔誅被訟行猫鬼家夏四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隋書志江南諸郡往往畜蠱而空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咬餘一種存者謂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它人則商者自鍾其蠱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遠女子嫁者竝投於四裔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

王元官降漢王諒軍出臨渝關

臨渝關在柳城西四百八十里所謂臨龍之險也

值水潦

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暎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

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

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白濟王

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

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辛卯上至自

仁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

置行宮十有二所 南甯夷爨瓊復反先是爨瓊以金寶賂史萬

歲劉王秀知其受賂遣使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

江索無所獲至是秀奏史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歲萬

歲詆調

補註西調  
誣諱也

上怒命斬之高麗及左衛大將軍元昊等固請

曰萬歲雄略過人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 寔歲河南八州大水

紀開皇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

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

唐志自夏州北度烏水行五百三十餘里過橫水又行百一十九里至安樂戍戍在河西端東端有古大同城今大同城古永濟縣也

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尙書左僕射高穎出朔州道

隋志馬邑郡舊置朔州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

靈武郡後魏置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

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

兵掩襲突利大戰於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

度河入蔚州

隋志雁門郡靈邱縣後周置蔚州

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

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

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  
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  
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迴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  
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  
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問其達官執室領其眾自  
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  
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辯  
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郁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  
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頻使上柱國趙仲卿將  
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  
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



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顯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出靈州追時靈州總管下邳魚俱羅以母憂去職素路逢俱羅遂奏與同行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身長八尺膂力絕世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及遇突厥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感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遠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遠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去 六月丁酉以豫章王暕爲內史令 宜陽公王世積爲涼

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

隋志河南郡宜陽縣後魏置宜陽郡武成郡舊置涼州安定郡舊

定郡舊置涇州

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

配防者配隸軍伍使之防

守

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又

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

涼州土曠人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臥拜孝諧上大將軍獨孤

后性妒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迴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上於仁

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

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顯楊素等追及上扣馬

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爲天子不得自由高顯曰陛下豈以一婦人

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至

后流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高顯父之家

客甚見親禮

類父實爲獨孤信參佐信被誅后以實父之故吏數往來其家

至是聞類謂已爲一

婦人遂銜之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上從容謂類曰

有神告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類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

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后知類不可奪陰欲去之會上令選東宮

衛士以入上寔類奏稱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上作色曰

我有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子毓德春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

弊法如我意者恆於交番之日分向春宮上下團伍不別

三百人爲團五

人爲伍

豈非佳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類子表仁娶太子

女故上以此言防之類夫人卒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

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告類類流涕謝曰臣今已

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

願上乃止既而頴愛妾生男上聞之極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

曰陛下尙復信高頴邪始陛下欲爲頴娶頴心存愛妾面欺陛下

今其詐已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頴伐遼之役頴固諫不從及師

無功后言於上曰頴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

上以漢王諲年少專委軍事於頴頴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

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頴

所殺上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出白道進圖入磧

磧大磧也卽遣所謂大漠

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頴欲反上未有所答頴已破突厥而還及王

世積誅推轂之際有宮禁中事云於頴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

頴及左右衛大將軍元旻元冑竝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

冑坐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尙書薛冑民部

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無敢言者秋八月癸卯熲坐免上柱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歔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上謂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暝然忘之

解落謂解官落職也如本無

高熲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

隋制

王國公國皆有令有尉

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

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熲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沙門眞覺嘗謂熲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

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頴  
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民頴初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  
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頴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頴歡然無  
恨色以爲得免於禍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竊疎蘇  
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鵬耳楚辭曰鸞鳳兮若水中之見與波可  
上下以全吾軀乎元善之意謂此可  
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頴上初然之及頴得罪上深責之善憂懼而  
卒九月以太常卿牛宏爲吏部尙書宏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  
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  
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宏深  
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宏識度之  
遠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啟民可汗華言

德智健也突厥歸啟民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

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

大利城在雲內縣東北隋志定襄郡治大利縣

時安義公主已卒

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啟民部落歸者益眾

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甯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

鹽州五於夏勝兩州之間

隋志朔方郡後建置夏州榆林郡開皇二十年置勝州杜佑曰勝州治榆林縣

漢沙南縣地有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紫河

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

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

屯兵二萬爲啟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恆安

雲擒虎之季弟也

隋志雁門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曰代州舊唐志恆安鎮在隋馬邑縣雲內縣界唐爲雲州

雲中縣卽後魏所都平城之地

又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諱出慶州

宏化郡開皇十六年置慶州

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

涿郡廣安縣後齊置北燕州後周去北字

大將

軍武威姚舜出河州

抱罕郡舊  
置河州

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

都藍爲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  
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  
以盡降請遣咸民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眾



資治通鑑補

文帝開皇十九年

五

卷一百七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八終